



漢鐸



漢鏡

輯三第

進先術學



著編

軒

宗翟



漢洗

編主

正展廉

公維

潘印

行印司公版出利勝

免布

舜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鄭 所 南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編 著 者 瞿 宗 沛

發 行 人 印 維 廉

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
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

上海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北平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一號

經 售 處 各埠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平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慮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强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絕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質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加倍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種，去焚化那些醜惡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為越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實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為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序

烝民之生存奚恃乎？曰恃乎民族思想。民生而有食，食不能無所取，值獸與他人則有爭。其初也，僅恃個己之力以與異類或他人抗；其繼也，以所遇之敵非個己之力所能當，而集合多數人之力或能勝之也，乃知欲保衛個己之生命，非合羣不爲功。於是聚而爲氏族，合而爲部落，謂此部族爲個己生命惟一之保障；謂必部族存在，個己始有所託命；謂部族重於個己，個己應爲部族故，貢獻一切；遂以團結自衛，以維護部族者維護個己。是卽原始之民族思想，亦烝民所以歷久長存之本原也。吾祖先之有是種思想，蓋遠在有史以前，觀太古之傳說，皆屬部族羣居之史實，可爲明證。自有載籍以還，舜戒蠻夷猾夏，禹列蠻夷於要荒；殷周外攘戎狄，吉金銘勒以爲功，雅頌歌詠以爲美；皆此種思想之表現。東周之世，異族雜處，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縷，賴列侯之強大者，北斥南征，諸夏始免於左衽。孔子作春秋，卽以內諸夏外夷狄爲主旨；以攘狄爲霸

者不世出之勳也，雖有越禮逾分之行，如葵丘束牲，而小白求三春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以及周之天子賜胙俎，錫彤弓，命隨會，敘黻冕，賀任好，播金鼓，春秋皆不以爲譏。內夏外夷之民族思想，遂爲吾華族之傳統精神。吾華之所以屢蹶屢興、綿綿數千祀而不至卒亡者，亦惟此種精神之不墜有以致之。而史冊與詩文，尤爲是種精神命脈之所寄；蓋摠懷舊之舊念，發思古之幽情，惟文史之力爲大，激發民族思想，亦以文史爲原動力也。所南生當國族滅亡之會，哀痛之感，直若鋒刃之加於心，爰剖露肝膽，秉筆記述，灑血誓日，形諸詩歌。亭林所謂萬古此心、心此理者，是雖一人之心史，亦吾華族全體之傳統精神藉所南之筆而表現者也。憶二十年前，余讀程敏政宋遺民錄，始略悉所南行事。爾後每履外人在華租借地，輒以所南坐臥不向北、畫蘭不畫土根等行事爲愧。十九年秋，余始讀心史，悲所南之志，益誓不至外人租界。嘗謂國人苟能師所南之志，擴而充之，租界一日不收回，一日不入租界；租界之收回，殆日暮間事耳。然時瀕潰居民數百萬，殆無不以租界爲樂土，新都仕宦，亦無不以假日休沐租界

爲樂事也。抗倭戰陣，吾同胞爲倭人殘殺，國土爲倭人侵占者何限！然甘心作賊、覩顏事仇者，實繁有徒；卽號稱參加抗戰陣營者，亦多假倭人之兇饕以擴張一己之私利。其視所南之志行何遠哉！翟君此傳，擇精語詳，其亦深有感於是，而欲借所南之聲以揭發夷夏之大義，誅襁奸僞之心魄乎！夫民族思想者，烝民所以生存之根源，人莫不皆有。今人豈必異於古人哉？余將以是書之刊行卜之也！是爲序。

三十四年繆鳳林識於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

目次

第一章	楔子……	一
第二章	所南的先世……	五
第三章	所南的青年時代……	一三
第四章	南宋的覆亡……	二三
第五章	所南的悲憤……	三五
第六章	正統論與壁夷史……	五七
第七章	所南的中年與晚境……	八三

第八章 所南的著作………九五

第九章 結 論………一〇九

附

年 表………一一九

鄭所南

瞿宗沛編著

第一章 楔子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庠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

嗚呼蒲（壽庚）、黃（萬石）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顧

亭林井中心史歌。見亭林詩集卷五）。

亭林先生耿介自守，在他的詩文集裏很少贊揚古人的著作；但這首「心史歌」卻這樣地寄慨遙深，發出「同心同調復同時」的共鳴。從這種共鳴，我們可以想像「心史」的作者鄭所南先生卓絕偉大的人格。

當南宋覆亡的時候，一般圖謀光復、冀以人力回天的仁人志士，既先後正命而死；剩下來的，非潔身自好，隱居山林，即爭趨仕途，以持祿苟活。獨所南先生不隱不仕，念念不忘君親，不忘國家，不忘民族。當虜運囂張的季節，儼然以存續大宋爲己任。他本另有一個名字，宋亡後，即易名思肖，字憶翁，號所南。「思肖」寓意想念宋朝的趙姓，「憶翁」即念念不忘君父，「所南」更是表示決不北面臣事異族。他因懷夷自北南侵，建都北平，所以連坐臥也不北向。每逢歲時伏臘，必南向拜，痛哭流涕，以洩胸中無限的傷感。聞蒙古語，即掩耳疾走。他連居室也名爲「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加

於穴字，即是大宋。他善畫蘭，自宋既亡，畫蘭即不着土根，無所憑藉，人叩其故，他答道：「蘭已爲番人奪去，汝猶未知耶？」像這樣徹底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在我國史上實不多見。他真的想獨力挽回世運嗎？不，他明知道「獨力難將漢鼎扶」，不得不將心志寄託在那神奇的筆端上。他既將心血凝成的「心史」，埋沈於蘇州承天寺的古井，到了晚年，他依然唱着：

「崛起數十年，只弄一枝筆。筆是無根花，日月常結實。千千萬萬顆，顆顆如紅日。日日探將來，布施十方佛」。

他有了這千千萬萬如紅日一般蘊蓄着無限熱力的果實播種在人們的心田裏，等到北風刮過，自然會發出蓬勃的新芽來。他死後纔五十年，明太祖就光復了中國。我們雖然不能將明室的復盛直接歸功於所南的著作，但像所南這樣的「丹心」，卻實爲我中華民族的精髓；我中華民族所以能歷久長存，也就完全繫托在這種民族精神上面。「萬古此心，心此理」，睽懷先哲，介紹他生平，實在是我們學歷史的無可推諉的責任。

鄭
所
南

第二章 所南的先世

講起所南的先世，真是源遠流長。原來鄭姓出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鄭國——之後；據明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二載稱，晉永嘉中，因五胡之亂，相率南遷，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所南先世就是其中的一族。他們世居連江東道村，到所南的先人已有十數世。所南高祖名秀穎，曾祖名昭嗣，祖名沂，世世以讀書傳家。在現存所南著述裏，有兩處講起他的祖先：一是「書先君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說：

「先高叔翁事孝宗朝，極有聲，忠藎極諫，斥罵姦邪，不顧一身，唯爲天下慮，當時晦庵、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三十歲兩優釋褐，三十八歲卽世。今所存者，唯注易一部」。

一是「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說：

「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於枝江縣主簿，葬於南門外」。

其他皆無可考。但所南的父親，因有著述——清雋集——傳世，所南在心史中，又有一篇極詳盡的家傳，生平行實，俱可考見。

所南父名震，字叔起，號菊山，生於宋寧宗慶元五年己未（公元一一九九），一兩歲，即父母雙亡，在外祖家寄養長大。到了二十二歲（寧宗嘉定十三年——公元一二二〇），即攜眷出閩，客居杭州——那時的京師——三十六年，又居蘇州七年，至理宗景定三年壬戌（公元一二六二）而卒，年六十四。所南有「三膜堂記」，記他父親前後遷居的情形說：

「昔我先人，嘉定庚辰（寧宗嘉定十三年——公元一二二〇）出閩遊四方，來京師。庚子（理宗嘉熙四年——公元一二四〇）始居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理宗淳祐六年——公元一二四六）遷養魚莊，丁未（淳祐七年——公元一二四